

## 澳門駐地首領與駐地首領委員會考辨

張廷茂\* 李文光\*\*

**摘要** 早期澳門歷史上的“駐地首領”和“駐地委員會”問題是個頗有爭議的學術問題。龍思泰和徐薩斯等倡導此類說法，博克塞對此問題進行了澄清；文德泉則斷然否認澳門歷史上有過“駐地首領”，而更為原始的資料證實迪奧戈·佩雷拉的身份是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而非“駐地首領”。這個問題可能源於學者們對1587年《王室法官章程》規定的誤解。

**關鍵詞** 澳門；駐地首領；駐地委員會；迪奧戈·佩雷拉

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初的20年間，並無常住澳門的行政長官。按照葡萄牙王室的規定，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中文譯作“甲必丹末”）在停駐澳門期間充當葡人和葡船的首領。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是這個甲必丹末在停留澳門期間充當澳門葡人的行政長官，直到1623年首任澳門總督（兵頭）馬士加路也到任，船隊總指揮對澳門葡人的管轄權才被廢除。可是，後來的歷史學家在他們的論著中提出了澳門居民選舉“駐地首領”的問題，有人進而提出了所謂“駐地首領委員會”，甚至認為它是澳門議事會的“雛形”。然而，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博克塞（C. R. Boxer）在1948年出版的著作中對“駐地首領”的說法進行了澄清，而文德泉神父（Pe. Manuel Teixeira）則斷然否認澳門歷史上設立過“駐地首領”。所以，“駐地首領”和“駐地首領委員會”問題是一個值得提出來加以考辨的學術問題。

### —

澳門居民選舉“駐地首領”一事，最先是由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提出來的。他在《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中指出：

\* 張廷茂，歷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

\*\* 李文光，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1563年11月24日的一道王室敕令，意欲廢除澳門首批居民1560年選擇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為駐地首領（Capitão de Terra）時所享有的自由；甚至在1578年，該首領還將他的獲任歸因於同胞的信任。

前文已經提及，葡萄牙宮廷表達了對澳門葡人的不快，因為他們在1560年憑藉自己的協議選舉了駐地首領。<sup>1</sup>

龍思泰的話很簡單，我們無法據此獲得更加詳細的認知。

二十世紀初期，徐薩斯（C. A. Montalto de Jesus）對葡人選舉“駐地首領”之事做了更詳細的敘述。他在《歷史上的澳門》中指出：

與此同時，為了獲得中華帝國對沙勿略所計劃的在華傳播基督教的許可，葡萄牙國王堂·塞巴斯蒂昂（Dom Sebastião）指示葡印總督雷東多重新任命迪奧戈·佩雷拉為特使。但是，他已經被殖民者選為澳門的駐地首領（Capitão de Terra），所以他想放棄這個選擇，更願意接受那個等同於代理總督的駐地首領的職位。因此，他的一個親戚吉爾·德·戈伊斯（Gil de Goys）就被選為特使，並於1562年在兩個耶穌會士陪同下從果

阿出發。……里斯本朝廷既對佩雷拉拒絕出任特使感到不快，也介意其駐地首領的非官方選舉：1563年的一道王室命令規定，廢除那個職位。雖然如此，佩雷拉擔任那個職位直到1587年，可見，他享有很高的威信與信任，因為他曾幫助過沙勿略，還是澳門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澳門的管理權最初被授予了在前往日本途中定期停泊澳門的船隊的總指揮（甲必丹末）和由駐地首領、法官及四名由社區指定的主要商人組成的委員會（Conselho）。<sup>2</sup>

徐薩斯告訴了我們這樣一些資訊：第一，迪奧戈·佩雷拉在1562年當選為澳門駐地首領，這個時間與龍思泰的說法不同；佩雷拉擔任該職務直到1587年，而這個資訊是龍思泰書中所沒有的。第二，澳門由船隊總指揮和一個由駐地首領、法官和四位主要商人組成的駐地首領委員會管理。

徐薩斯的記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信任，相繼有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承襲此說。歐多勒·科隆班（Eudore de Colomban）指出：

首先的需要是，澳門要有一個首領，而富裕商人迪奧戈·佩雷拉被居民選為駐地首領。另有兩個顯耀而有影響力的居民加入管理，組成了一個特別的三人委員會（Triunvirato），其使命就是管理有關公共秩序和政治的所有問題。由於得到了普遍的滿意，佩雷拉履行駐地首領的職位，直到1587年。<sup>3</sup>

科隆班除了重複前人說法外，還進一步提出了所謂名為“三人委員會”的組織。湯開建先生在引出了徐薩斯的觀點後指出：

支撐徐薩斯這一觀點的還有1562年12月29日喬萬尼·巴蒂斯塔·德爾·蒙特神父寫於澳門的信。……還有塞巴斯蒂

昂·龔薩爾維斯的著作《耶穌會教士歷史第一部分》……這兩條原始的葡語檔案可以確證1562年迪奧戈·佩雷拉擔任了澳門駐地首領一職。……文德泉也認為駐地首領的選舉時在1562年，但他提到的委員會與徐薩斯不同……而這個被後人稱為委員會的組織，就是議事會的雛形。<sup>4</sup>

湯教授相信澳門葡萄牙人曾選舉了“駐地首領”和“駐地委員會”，並認為它就是議事會的雛形。

## 二

龍思泰和徐薩斯等人關於“駐地首領”的說法，很快遭到了學者的反駁。博克塞在1943年就開始對這個說法展開辯駁。他在1943年的論文中指出：

吉列姆·佩雷拉在其弟弟迪奧戈·佩雷拉的陪伴下自印度來到這裡；此人是作為停留在那個港口的葡萄牙人的船隊總指揮而來的。……結果，迪奧戈·佩雷拉以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的職務管理該居民點達兩年。<sup>5</sup>

博克塞已經明確指出，佩雷拉的身份是“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他在1948年出版的《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一書中，針對“駐地首領”問題進一步指出：

澳門在1557年建立時，自然而然被置於船隊總指揮的控制之下，這是他的契約所規定的。儘管議事會日益侵蝕他的權力，但在1623年馬士加路也被任命為總督之前，他仍然是該殖民地有頭銜的首領。

從澳門在1557年建立，直到1623年馬士加路也被任命為總督，該殖民地是由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管理的；如果我們除去迪奧戈·佩雷拉和法蘭西斯科·洛佩

## 澳門歷史與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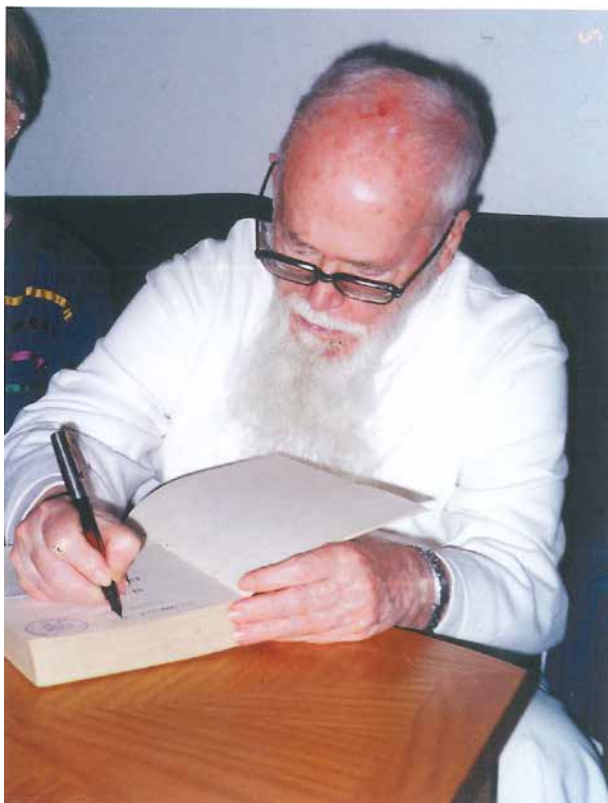


圖1. 文德泉神父給贈書《澳門的軍人》簽名（圖片來源：《文化雜誌》中文版第5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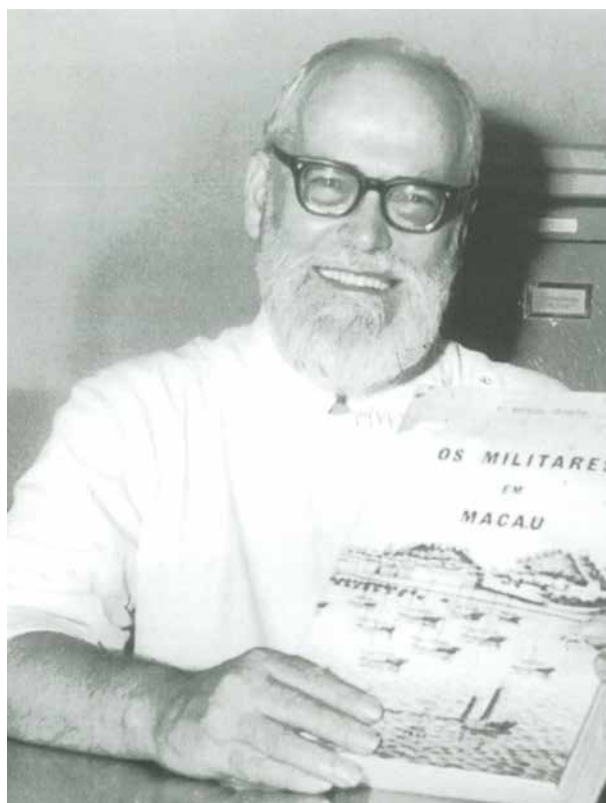


圖2. 文德泉《澳門的軍人》獲獎（圖片來源：《文化雜誌》中文版第54期）

斯·克拉斯科享有該殖民地首領的短暫時期的話。<sup>6</sup>

博克塞的論述已經得出明確的結論。第一，迪奧戈·佩雷拉的職位是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而非駐地首領。第二，從1557—1623年，船隊總指揮一直是管理澳門葡萄牙人社區的有頭銜的首領。

而文德泉則斷然否認澳門歷史上曾設立過“駐地首領”。他在《澳門的軍人》一書中專門以一章探討了佩雷拉的身份問題。

首先，他在引出了貢薩羅·達·伽馬（Gonçalo da Gama）1907年的話後，認為他“大錯特錯”。他認為，第一個管理澳門的船隊總指揮是法蘭西斯科·馬爾丁斯

（Francisco Martins）；迪奧戈·佩雷拉是1562—1564年的船隊總指揮；1582年12月葡萄牙人向菲利普宣誓效忠時的船隊總指揮是艾里斯·貢薩維斯·德·米蘭達（Aires Gonçalves de Miranda），而繼任他的是若昂·德·阿爾梅達（João de Almeida）；1563年塞巴斯蒂昂國王並沒有發佈過廢除駐地首領的敕令。<sup>7</sup>

第二，在引出了本章前面引出的徐薩斯的話之後，文神父認為：“徐薩斯沒有引出任何文獻證明他的說法；他的說法是錯誤的。”“王室曾於1563年發佈命令廢除駐地首領之職，而佩雷拉任該職直到1587年，這些說法完全錯誤。”“船隊總指揮與駐地首領、法官和四名商人組成委員會的說法，也是錯誤的。”<sup>8</sup>



迪奧多·佩雷拉與駐地首領頭銜

### III

## DIOGO PEREIRA E O TÍTULO DE CAPITÃO DE TERRA

Todos os historiadores tem repetido que Macau foi governado por um capitão de terra desde 1557 a 1587. Foi C. R. Boxer o primeiro a rebater esta afirmação.

No jornal *Portugal*, n.º 2, de 1907, escreveu Gonçalo da Gama: «Quem ficou sempre governador de Macau, depois da expulsão dos piratas, em 1557, foi a mão dada dos jesuítas que se seguiram a S. Francisco Xavier e outros sacerdotes dirigidos pelo seu Bispo, e todos, em bom acordo ou tanto quanto possível, com a autoridade dos mandarins, com Capitão de terra, escolhido pelos homens bons, e um senado eleito em forma de câmara municipal.

Mais ou menos era esta a forma de governo, e como se vê, independente da Índia, e ainda mais independente de Portugal. E durante todo o tempo que precedeu os Filipes, mais de 24 anos, conservou sempre a autoridade de governador em Macau um negociante rico e muito estimado de nome Diogo Pereira, que fora amigo e companheiro de S. Francisco Xavier.

Era a primeira autoridade; Lisboa e Goa faziam esforço para meterem em Macau autoridades suas; não o conseguiram nunca. Em 1562 para afastarem Diogo Pereira de Macau, foi ele nomeado embaixador português na China, e, com grandes promessas, mandaram-lhe que seguisse para Pekim; mas ele não aceitou tantas honras; respondeu que fora eleito, e se conservaria como *Capitão de terra*, vivendo com os seus amigos.

A sua recusa desagradou muito ao governo em Lisboa, e foi logo no ano seguinte um decreto real de D. Sebastião (em 1563), abolindo em Macau o posto de *Capitão de terra*. Clero, homens bons, bispo, mandarins e o proprio *Capitão de terra*, tomaram em tanta consideração o tal decreto, que Diogo Pereira conservou-se *Capitão de terra* ainda durante 24 annos, até 1587, já 7 annos, depois da entrada dos Filippes em Portugal. Imagine-se como as comunicações eram naquele tempo, e como Portugal, de longe, poderia mandar em Macau, e chamar-lhe colónia, se as notícias da derrota de Alcácer Kibir e morte de D. Sebastião só chagaram a Macau ao fim de 4 annos, em 1582».

### CRÍTICA

Gonçalo da Gama diz que quem ficou sempre governador de Macau desde 1557 foi a mão dada dos jesuítas e outros sacerdotes com a autoridade mandarínica, o Capitão de terra e o Senado.

Não há nada mais falso. Os jesuítas e os outros padres nada tinham que ver com o governo: nessa época não havia mandarim em Macau; o Senado só foi organizado em 1585.

Diz que durante mais de 24 annos foi governador de Macau Diogo Pereira.

Em que ficamos? Umhas linhas atrás, quem governava Macau eram os padres, os mandarins e o Senado; agora diz que foi Diogo Pereira que governou durante mais de 24 annos.

Erro crasso. O primeiro capitão que governou Macau foi Francisco Martins (1557); seguiram-se-lhe Leonel de Sousa (1558), Rui Barreto (1559), Manuel de Mendonça (1560), Fer-

圖 3. 文德泉《澳門的軍人》第三章書影（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澳門歷史與遺跡

第三，在列舉了科隆班（熱瓦斯神父）等人的觀點後，文德泉說：“佩雷拉沒有擔任駐地首領許多年；沒有任何同時代文獻告訴我們由市民選舉駐地首領；沒有證據表明佩雷拉曾組成過三人委員會；不能肯定總指揮與駐地首領、法官和四名商人行使了立法權。”<sup>9</sup>

第四，他引用耶穌會士的資料認為，佩雷拉履行了船隊總指揮的職責。<sup>10</sup>

後來，他在《十六世紀的澳門》中指出：“1562年8月24日，迪奧戈·佩雷拉抵達澳門，在這裡行使海上甲必丹末（Capitão-mor do Mar）的官職，直到1564年。”<sup>11</sup>而在《澳門的開端》中，他在引出了歐多勒·德·科隆班的說法之後指出：“請注意，迪奧戈·佩雷拉從未出任過駐地首領；他是1562—1564年的船隊總指揮。在澳門的最初幾年裡，從未任命過一個單獨的駐地首領。”<sup>12</sup>

可見，文德泉認為迪奧戈·佩雷拉的角色是船隊總指揮；澳門在葡人入居的最初階段，並沒有設立過所謂“駐地首領”之職，而所謂“駐地首領委員會”也是不存在的。

### 三

博克塞、文德泉等人沒有讀到過有關“駐地首領”的原始記載，我們在潘日明神父（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整理的《澳門創建者的信函》（*Cartas do Fundadores*）、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等人整理的《澳門尋根》（*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的歷史文獻中，也沒有讀到過這樣的文獻。相反，我們在這些文獻中卻不時看到，中日貿易船隊總指揮在停留澳門期間充當葡人首領的記載。在前引博克塞、文德泉等人所列舉的文獻之外，尚有多個文本記載迪奧戈·佩雷拉以及其他擔任船隊總指揮和澳門長官的記載。

我們首先來看1563年3月7日授權若昂·門東薩（João de Mendonça）出任一次對日

航行甲必丹末的王室命令：

本王通告所有見到本敕令者知曉，鑑於目前仍在印度的王室貴族若昂·門東薩在印度提供的服務，本王決定授予其由印度經馬六甲前往中國的首次航行的甲必丹末（Capitão mor）。為履行該甲必丹末之職，他應自費裝備並自負開銷，以他的大船（Náo ou navio seu）實施此一航行。在其航行所到之任何港口，他都是所有停泊、居住在該港口的葡萄牙船隻及葡萄牙人的甲必丹末，在中國的媽港也同樣如此。他可以從媽港或其他任何港口派自己的一艘大船或容克船（Jumquo），或親自乘船前往，運送他的貨物前往日本。現決定，獲任甲必丹末的任何人在停留該中國港口時同樣也是甲必丹末。任何先前獲任甲必丹末者出現空缺，或因任何原因而未能進行航行，該門東薩可進行此一航行。本王將上述決定通告我的現任或將任印度總督（Viso-Rey e Governador）和那裡的王室財政總管（Veedor da Minha Fazenda），向他們下達命令，該門東薩依據此令中的規定出任甲必丹末，授予他甲必丹末的權力，授權他依照上述規定以他的船履行此職，對此不得有任何的異議和阻礙，因為這是我的決定。他應該首先舉行宣誓，承諾敦效誠實地履行該職。該就職儀式和宣誓詞，應記錄在該敕令文本的背面。該門東薩如果希望獲得航行所用的資金或物資，該總督應該善意地盡其所能予以提供，並且應按照王室財庫所付的同等價格供應；他必須提出殷實可靠的擔保人，航行一結束就償還借給他的一切；萬一他在航行中喪生，他的擔保人就必須替他給付那些物資的價值。作為往返中日航行的甲必丹末，該門東薩還在中國的澳門港口和日本的港口充當亡者財產的總監管人（Provedor），除非這些亡者在其遺囑中宣佈指定了在印度的其他人為其財產的負責人；如果他們指定了同在這艘船上的或者在上述任何一個港口的人負責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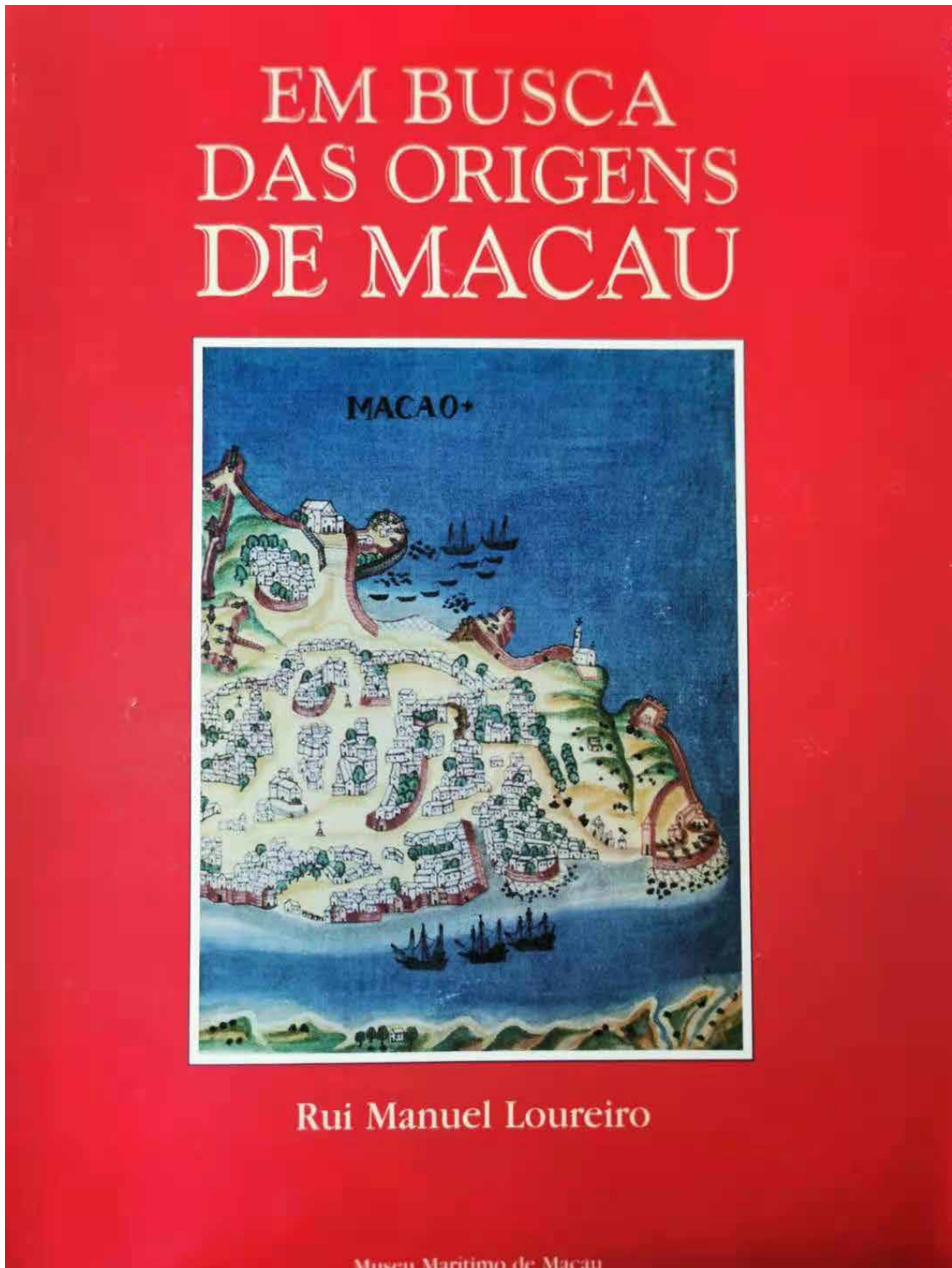


圖 4. 洛瑞羅《澳門尋根》葡文版封面書影（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 澳門歷史與遺跡

財產，則該門東薩就不能掌管他們的任何東西；如果此前獲任的其他甲必丹末不在，則亡者總監管人的職責將由他行使。本王據此命令這些船的船長、大班（Mestres）、領航員和船員，以及停留或居住在上述港口的所有其他人，在門東薩作為甲必丹末代表本王向他們要求的一切事情上服從他的指令，違者將以不遵本王命令者論處，實施相應的懲罰。下令馬六甲總督，當他航海來到該地應允許其完成上述航行，並向其提供必要的幫助、支持和必要的準備。此令必須完整地執行，按照其中的規定行事，沒有任何與此相反的命令登記在任何文檔簿內。本王要求此令如同我的文件，由掌璽大臣簽發，沒有簽發與此相反的命令。此令將有兩個文本，只執行第一個文本，第二個文本不實行，將會被撤銷。

1563年3月7日於里斯本。

安德列·蘇亞雷斯（André Soares）執筆。按照同樣的規定，他同樣是那些沒有在其遺囑中聲明將其遺囑留給誰的死亡者的財產總監管人。

O Cardeal Infante(簽署)<sup>13</sup>

這個命令全面規定了船隊總指揮（甲必丹末）的航海貿易事項以及他對澳門葡萄牙人進行管轄的職權，但是，其中沒有提到“駐地首領”這個職位。

除了這道任命船隊總指揮的王室令，還有多封當事人所寫的信函和著作，提供了有關佩雷拉身份的記載。

曼努埃爾·特謝拉（Manuel Teixeira）1563年12月1日從澳門寫給果阿耶穌會士的信稱：“迪奧戈·佩雷拉把特使職位讓給了吉爾·德·戈伊斯，而自己僅限於擔任赴日商旅的總指揮（Capitania da Viagem do

Japão），而這個職位本來也是授予他的。”<sup>14</sup>

安德烈·平托（Ir. André Pinto）1564年11月13日從廣州寫給印度耶穌會士的信稱：佩雷拉“履行了這個港口的甲必丹末（Capitão-mor deste Porto）的職責”。<sup>15</sup>

安德烈·平托1564年11月30日寫於廣州的信：“廣州的官員、執事和總督，只好求助於我們，接受了陛下特使（Embaixador de Sua Alteza）吉爾·德·戈伊斯和這個港口的總指揮（Capitão-mor deste Porto）迪奧戈·佩雷拉表示願意援助他們的建議。這樣的事，是這個國家從未向任何外國人應允的，更不要說我們了。”<sup>16</sup>

法蘭西斯科·佩雷茲（Pe. Francisco Peres）神父1564年12月3日從澳門寫給路易士·貢薩爾維斯（Pe. Luís Gonçalves）神父的信：“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兩廣總督給特使吉爾·德·戈伊斯和仍在擔任該港口船隊總指揮（Capitão-mor）職務的迪奧戈·佩雷拉傳來口信，要他們下令監視叛軍的行動，以免措手不及。……我們非常有希望得到接待，因為特使吉爾·德·戈伊斯和船隊總指揮（Capitão-mor）若昂·佩雷拉（João Pereira）對他們進行了援助，他們已經口頭答應上奏皇帝，並且幫助我們。”<sup>17</sup>

在若昂·埃斯科巴爾（João de Escobar）的《述評》中，除了第三章，在第一章、第六章和第十八章分別說：“他同樣對葡萄牙人的談吐優雅、彬彬有禮、他們的習慣，以及船隊總指揮（Capitão-mor）迪奧戈·佩雷拉和特使吉爾·德·戈伊斯的接待，表示十分滿意。”“因為他（迪奧戈·佩雷拉）已經不是船隊總指揮（Capitão-mor）了；該職已由堂·若昂·佩雷拉接替了。”“於是，大家在教堂等他，直到他到來；當時在教堂正殿的有船隊總指揮（Capitão-mor）堂·若昂·佩雷拉、特使吉爾·德·戈伊斯、路易士·梅洛（Luís Melo）、全體船長、居民點的名人和教區法官。”<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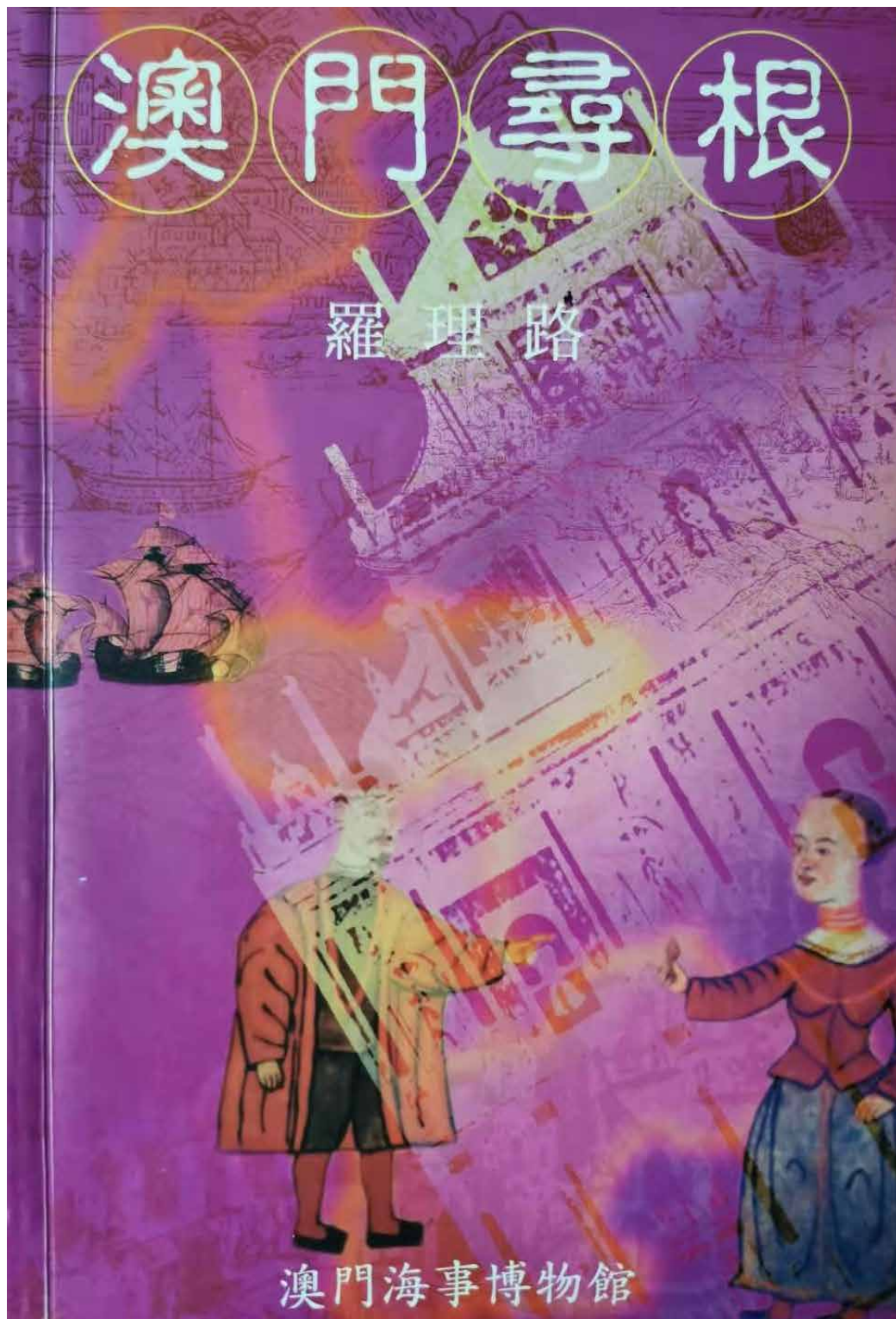


圖 5. 洛瑞羅《澳門尋根》中文版封面書影（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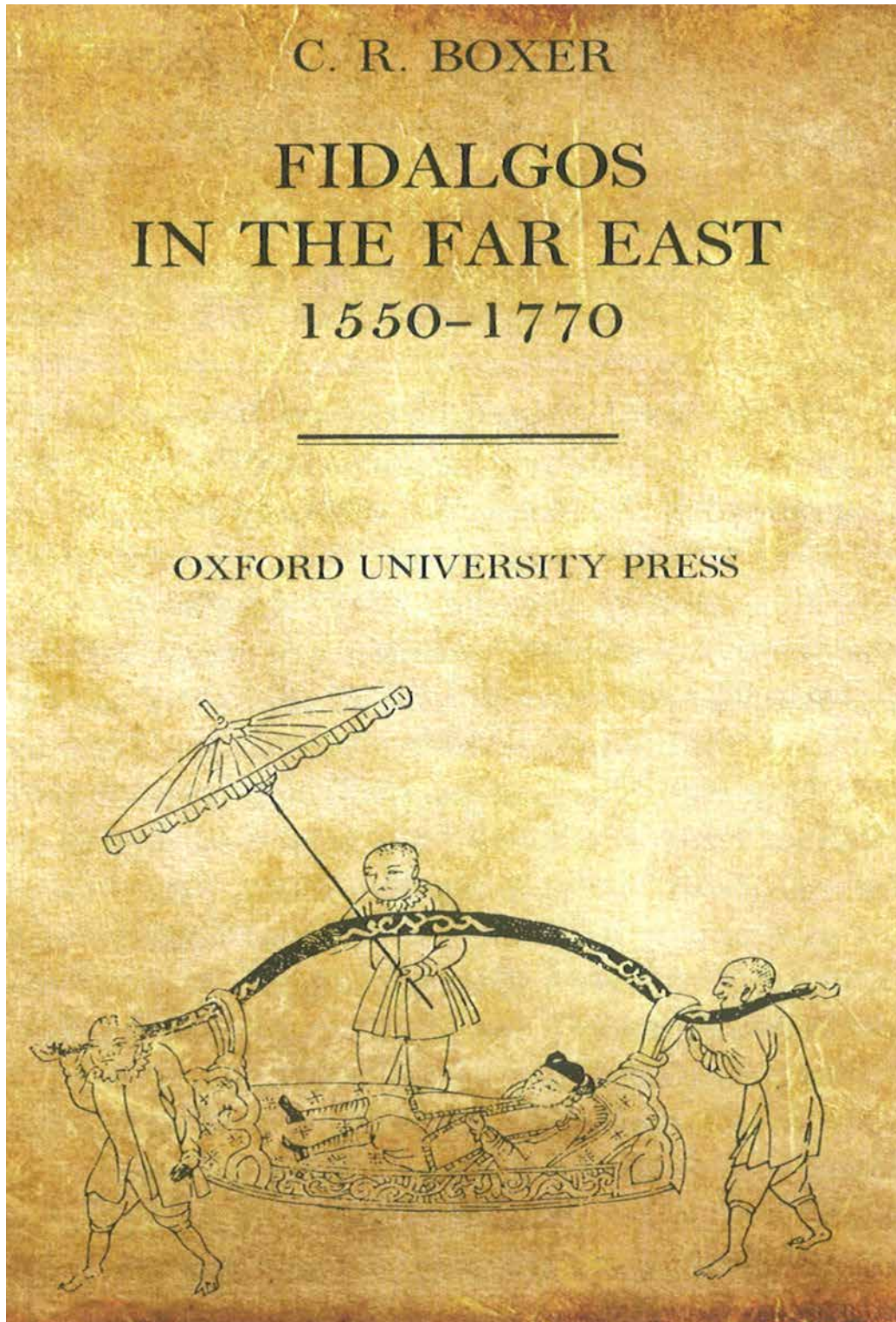


圖 6. 博克塞《葡萄牙貴族在遠東》封面書影（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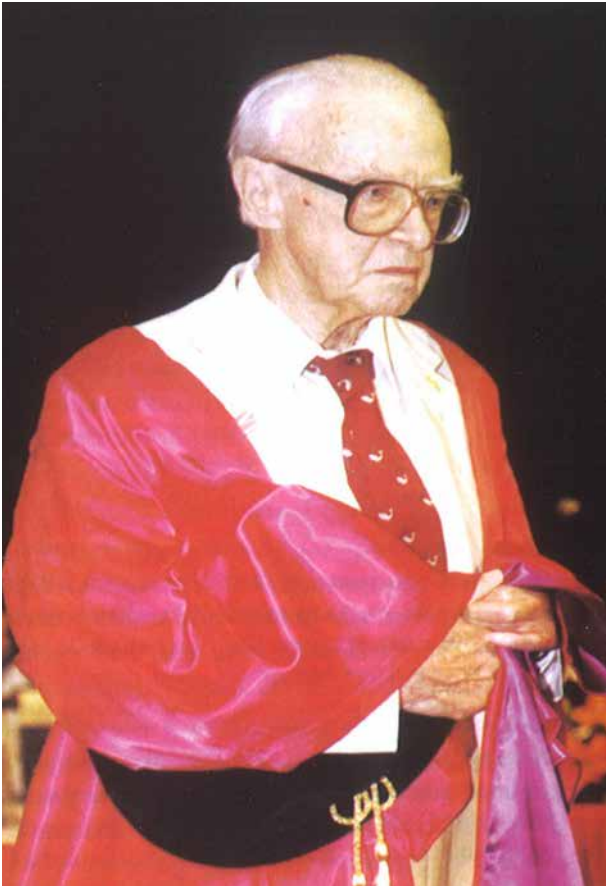


圖 7. 1991 年澳門大學授予博克塞教授榮譽博士稱號（圖片來源：《文化雜誌》外文版第 47 期）

以上所舉均是迪奧戈·佩雷拉同時代的文獻，其中，非但沒有提及“駐地首領”的選舉之事，反而大量記載了迪奧戈·佩雷拉擔任船隊總指揮以及他把該職位傳給若昂·佩雷拉的經過。顯然，這些十六世紀六十年代的原始文獻，並不支持龍思泰和徐薩斯、科隆班等人的說法。

#### 四

“駐地首領”問題是怎麼出現的？博克塞為甚麼會懷疑？文德泉為甚麼要斷然否認？這個問題有兩個要害：一是“駐地首領”這個概念是怎麼出現的；二是當地居民的選舉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對此，我們試做以下的探索。

博克塞在 1948 年出版的《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一書中指出：

有命令規定，當船隊總指揮離開澳門前往日本、而其繼任者尚未於八月到來期間，這個地方將由王室法官與由當地市民選舉的長官治理，直到新的船隊總指揮到達為止。這似乎就是駐地首領的起源。他的職能沒有任何文獻記載。後來的歷史作者經常把他與總督相混淆。<sup>19</sup>

博克塞除了聲稱他沒有讀到有關“駐地首領”職能的歷史文獻外，還對這個問題的來源提出了大膽的猜測。他懷疑這個說法可能來源於這樣的事實：有命令規定，當船隊總指揮離開澳門前往日本、而其繼任者尚未於八月到來期間，這個地方將由王室法官與由當地市民選舉的代理人治理，直到新的船隊總指揮到達為止。博克塞的這個懷疑，提出了研究這個問題的正確思路。

經過多方探索，我們在 1581 年完成的匿名之作《東印度城鎮要塞圖冊》中找到了“駐地首領”這個詞。該書在第 15 章“澳門島嶼與城市”中指出：

在這個居留地（Pouoação），從未有過常住此地的長官，只有一個日本航行的總指揮（Capitão das Viageões de Japão）。正如我們在其職位時說的那樣，他在每年停駐該地期間，充當駐地首領（Capitão da Terra），當他離開後，就有另一次航行的指揮到達，所以，這裡很少或沒有缺長官的時候。<sup>20</sup>

這是目前所見“駐地首領”一詞的最早出處。由此可知，“駐地首領”是這位作者對船隊總指揮（甲必丹末）停留澳門期間管轄澳門葡人事務之角色的一種表述，說他“充當了”（Serve de）“駐地首領”的角色，而不是說在澳門真有一個由民選產生的與駐船隊總指揮不同的“駐地首領”。後來史學家的誤會，可

澳門歷史與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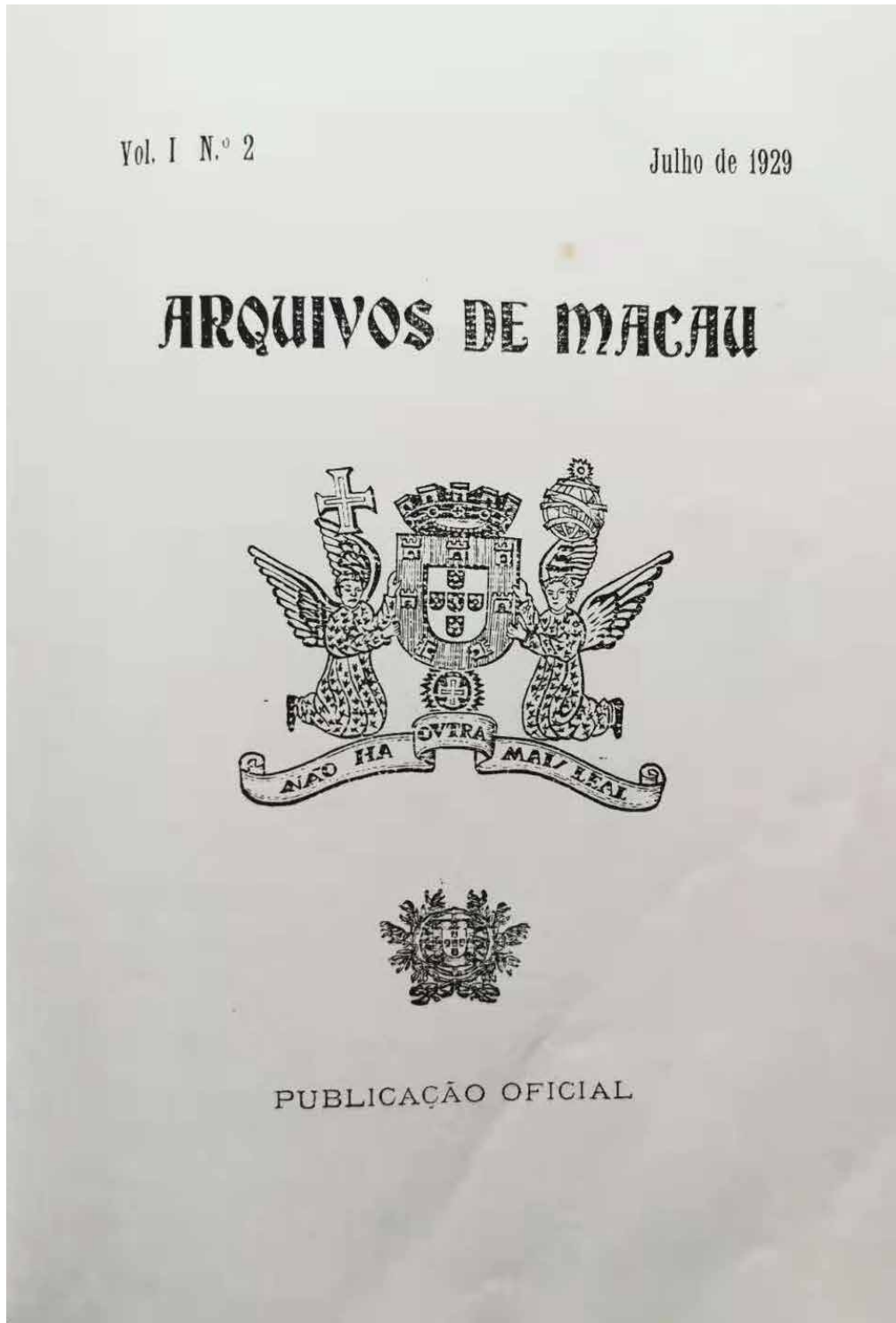


圖 8. 澳門版《澳門檔案》第一系列第一卷第二號書影（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能來源於此。

在早期歷史文獻中，除了有關議事會選舉的記載外，也沒有見到過有關澳門葡萄牙人有其他選舉活動的記載。1587年《澳門王室法官章程》第22條有這樣的規定：

現決定並命令，在船隊總指揮不在澳門期間，該王室法官與當地居民推選的一名總指揮代理人共同管理這個居留地，直到日本航行的船隊總指揮於八月間抵達為止。<sup>21</sup>

這個規定是說，當船隊總指揮不在澳門期間，王室法官可以與一名由當地居民推選的代理人共同管理澳門，直到船隊總指揮到達澳門為止。也就是說，他們兩人對澳門葡人的管理僅有幾個月的時間。船隊總指揮一到達澳門，管理權就交還給他。所以，後來歷史學家的所謂“當地居民推選駐地首領”的說法，可能來自這裡。所以，我們同意博克塞的猜測，認為“駐地首領”的說法可能來源於該《澳門王室法官章程》的規定。

## 結束語

二十世紀以來，一些歷史學家提出澳門早期葡萄牙居民選舉“駐地首領”的問題，但是，都沒有提出原始資料的證明。博克塞曾對“駐地首領”的選舉提出懷疑，並猜測是源於澳葡居民在船隊總指揮不在澳門時選舉代理人與王室法官共同管理澳門的事實。文德泉神父則斷然否定澳門歷史上設立過“駐地首領”。現在所能讀到的十六世紀的原始文獻顯示，迪奧戈·佩雷拉的身份是船隊總指揮（甲必丹末），而非“駐地首領”。初步的考察發現，澳葡居民選舉“駐地首領”的誤會，可能來自對於對1581年成書之《印度城鎮要塞圖冊》有關內容和1587年《澳門王室法官章程》有關條款的誤讀。

這個問題的研究再次提示我們，在早期澳門歷史的研究中，我們要遵循一個基本的原則，即盡可能多地使用最原始的文獻；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學術觀點，不能盲目信從，而是要以更原始的資料加以重新求證，從而發現歷史的真相。

## 註釋：

1.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1836; Hong Kong: Viking Kong Hong Publications, 1992, pp. 44, 55.
2.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Second Edition, Macao: Salesian Printing Press and Tipografia Mercantil, 1926, pp. 38-39.
3. Eudore de Colombar, *Resumo da Historia de Macau*, Macau: 1927, pp. 5-6.
4.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88-289頁。
5. C. R. Boxer, "Capitães e Governadores de Macau, desde 1557 até 1770", in *Renascimento*, Janeiro de 1943, pp. 50-51.
6.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29, 272.
7.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49-50.
8.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p. 50-51.
9.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54.
10. Padr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6, p. 57.
11.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Cultura, 1981, p. 43.
12. Padre Manuel Teixeira, *Primórdios de Macau*,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90, p. 13.
13. *Arquivo Portuguez-Oriental*, Fasciculo V, Part 2, Nova Goa: 1865, doc. 464, pp. 538-540, 引自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1640*,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59, pp. 173-174.



## 澳門歷史與遺跡

14.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pp. 33, 107–113.
15.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p. 33; Benjamim Videira Pires, "Cartas dos Fundadores",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2, n.º 722–726, 1964, p. 754.
16. Benjamim Videira Pires, "Cartas dos Fundadores", in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62, N.º 722–726, 1964, pp. 754–755;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p. 125.
17.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pp. 137, 141.
18.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pp. 145, 153, 173.
19.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 9.
20. Francisco Paulo Mendez da Luz (ed.), "Livros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da Índia", in *Boletim da Biblioteca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Vol. XXI, 1953, p. 106.
21. "Regimento dos Ouvidores da Cidade de Macau", *Arquivos de Macau*, 1.ª Serie, Vol. I, No. 2, Julho de 1929,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p. 60.

